【胜出】道路

绿谷出久走进阅览室的时候，手上抱着高高一摞参考文献，把他的脸遮了个严严实实。由于视线受阻，他走得有些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小心弄出点动静来麻烦到其他读者，顺便用余光搜寻着空座。

虽然休息日来图书馆的人数会变多，但他实在没想到，居然已经到了人员爆满的地步，桌子都坐的满满当当，连个空隙都没有。

绿谷有些后悔，他不应该在家里耽搁太久的。

从阅览室的入口一直走到最里面，他都没有发现哪怕一个空座，这让绿谷有些绝望——他的参考书单里有几本图书馆不予外借，没办法回家去看，实在不行也就只有在不会阻碍到别人的地方席地而坐一条路可走了。

然而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还真的让他发现了个空座！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欧鲁麦特！

绿谷一边在心中大唱哈利路亚，一边小心翼翼地朝空座挪了过去，完全顾不上疑惑为什么会在并不偏僻的地方剩下了一个座位给他。

道了声“打扰”，他本想尽量无声地把书放在桌上，可他抱着这些书转了太久，手臂酸疼一时竟不太好控制，还是发出了“嗵”地一声闷响。

“嘁！”

一定是打搅到了对面的人吧。绿谷相当不好意思的从书后探出头，本想好好向对方道歉，却在视线对上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

金色头发发型爆炸的指天朝地，三角眼型红色眼珠里满是嫌弃，虽然较平时来讲没那么狰狞，可还是蹙着眉头抿着薄唇，硬把明明挺好看的一张脸摆的生人勿近熟人更勿近。

“小……小胜！？”

绿谷出久想，现在他明白为什么只有这里没人坐了。

被喊了名字的爆豪胜己死死盯着他，满脸都是“啊是把他炸个半死还是打个半死”的无法抉择。

两人对视了片刻，绿谷就觉得自己后背上湿透了，倒不是怕爆豪把他怎么样——这么久他到底也已经习惯了——问题是这里是图书馆，爆豪背后的墙上还明晃晃地贴着“禁止喧哗”的标语。

这个组合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不安啊……

考虑到对方一向对自己的敌视，再加上在学校就没断过的找茬。绿谷觉得自己已经能预见到自己向图书管理员鞠躬道歉的未来了，他眼一闭心一横，心说来吧我就是那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然而现实跟他开了个玩笑。

爆豪盯了他一会，先开口了，“混蛋书呆子傻站着干嘛！要坐坐不坐滚！”语气依旧不好，但声音竟明显是压低过的。

“哦、哦。”

绿谷下意识地应声坐下，书墙又阻挡了他的视线。他忽然觉得心里一阵感动：没想到小胜居然这么有公共意识——不，不对，他以前也在游泳馆被对方爆破过，所以说现在是怎么回事？莫非这是小胜给我发来的友好的信号吗！？难道这就是两人和好的契机？总……总之擅自猜测自己会被当着近百人的面爆破实在是太失礼了！

总之要道歉才行！

完全没发现这样做才真正失礼的绿谷费力地挪开书，有几分兴冲冲地看向还在看着自己的小胜，心里想着没准这波稳了。

“小胜！那个对不——”

“吵死了，废久你丫别跟我说话。”

“是，非常抱歉！”

绿谷下意识地用了敬语，甚至还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对面的爆豪哼了声，也不借题发挥，把关注点转移回了自己的书上。绿谷等了一会没有回应，偷眼观瞧后就放下了心，也自顾自地打开笔记本和借来的书。

四月天，午后阳光热烈又温柔，晒得人暖融融的，却也不会太过灼热。落地窗半掩，微风就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未犹的寒意混着春天的气息，调皮地牵起绿谷的发梢和爆豪手中的书页。

图书馆里弥漫着令人安心的静谧，偶尔传来的书页翻动声和低语声，也并不会打破这种氛围，反而增添了几分活力。

爆豪百无聊赖地看着手中的书，却觉得怎么也不能像之前一样集中精神了。

在爆豪的对面，绿谷出久正运笔如飞，他搬来的那座书山已经分成了好几摞，不时就抻出本书来找着什么，嘴唇抿着，认真的样子像是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爆豪觉得烦躁。

这其实是他在面对绿谷时最经常的心理状态。尽管对方是他的幼驯染，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但两人的关系走向却越发奇怪起来，这一点在进入雄英后尤为明显。

曾经的爆豪只是单纯的享受绿谷对他的敬畏，然而现在的他却觉得不满。就像刚才，绿谷在看见他的时候明明还畏畏缩缩的，可现在却能完全视他为无物，全神贯注地写他该死的笔记本。

——这样比起来，自己不就像笨蛋一样吗！？

可他到底念及此处是图书馆，并没有依心里所想原地爆炸，只是强压下了火气。

其实他今天来是为了完成英雄学作业的，看绿谷借的书，对方的来意应该也是如此。他们的课题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进行解答的时候却因太过简单而不知到底该从哪里入手了。

英雄所必备的东西是什么？

这种问题叫一千个人来回答，就算只是随意的回答，答案也会出现一千种，看起来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可对于志愿成为英雄的他们来说，却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过对于爆豪来说，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成为英雄，就意味着要击破困境与逆境，就像他们的老师兼“和平的象征”，No.1英雄欧鲁麦特所说的那样，“Plus ultra”，冲向更遥远的彼方。

为此，强大的力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拥有力量，才能击垮所有敌人，才能践行自己的英雄道路，这种事情在爆豪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时他也明白，这绝对不是这个课题所期待的答案，但那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他的选择。

那么绿谷出久呢？

爆豪胜己突然发现自己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废久要成为什么样的英雄呢？

或者在此之前，他到底为什么要成为英雄呢？

爆豪发现这些疑问一但出现在脑子里，就根本没办法无视。对面的绿谷对他的视线毫无所觉，他索性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打量起对方来。

墨绿色的海藻头，可能是很久没剪过，额发在低头时已经能遮过他的眼睛了。那双小孩子一样又大又圆的眼睛，颜色比头发还要深一些，这时因为专注而显得熠熠生辉。脸颊上零星散布着的褐色雀斑，也为他增添了几分亲切的气息。虽然他的长相不甚精致，但天生却带着亲和力，让人没办法讨厌。

当然爆豪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了。

他眼睛一瞟，就又看到了绿谷执笔的手，眉头皱的更紧。爆豪的手因为个性的原因，有时候也会受伤，但和绿谷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只手上满是沟壑，累累的伤痕颜色有深有浅，一看就知是新伤叠着旧伤。想来也可笑，这个家伙一次又一次受伤的原因居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个性，每一次使用，几乎最少也要牺牲一根手指。

像个傻逼一样。

爆豪表面上冷冷地看着那只手，心里却没那么平静。

——绿谷出久是个“无个性”。

这是从他四岁那年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没有改变的事实。这在现在是相当罕见的情况，最起码爆豪从小到大也只见过他一个。

不仅如此，即使在觉醒出个性之前，绿谷也是个一事无成的家伙，所以爆豪才会以Deku的蔑称取代了他的名字，在四岁之后，无个性的绿谷更是成为了爆豪周围的人中最没用的一个。那时爆豪以为他会就那样一直战战兢兢地跟在自己身后，畏惧自己，崇拜自己。

然而——不对。

爆豪很快就发现，就算废久是个无个性的废物，就算他一事无成，就算他是周围人中最没用的一个，他也会在爆豪欺负人的时候，颤抖着大放厥词，战战兢兢又狂妄地阻止；也会在爆豪不小心摔下河，其他人完全不当回事的时候，用言语传达自己的担心；也会在爆豪被淤泥挟持几近绝望的危机的时刻，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伸出援手。

究其原因也只有一个：

——在绿谷出久崇拜的眼中，看到的从来不是爆豪胜己。

更别提在进入雄英之后，绿谷居然拥有了个性，还是相当强大的个性。入学后第一次战斗训练，爆豪就尝到了彻头彻尾的败北的滋味。

那些他曾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全部破灭了。

在爆豪还在半路上徘徊的时候，他废柴的幼驯染，无个性的“Deku”已经越过他，在成为英雄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了。

可恶……

不甘心。

废久那个混蛋，明明只要跟我身后，只看着我就好了。

爆豪胜己的嘴里蔓延着苦涩的滋味。

哇……小胜还在看这边……

绿谷苦着脸想。

虽然一开始的确没有察觉，可爆豪胜己的存在感实在太强了，再加上他毫不掩饰的“热切”目光，很快就让绿谷出久寒毛直竖。

他缩缩脖子，只觉得那视线像针一样扎在身上，生疼，还带着和爆豪本人一样的热度，攥着笔的手下意识地更加用劲，直到手指上传来刺痛才反应过来。

今天的小胜有点奇怪。

虽然没有过激的行动是很好啦，但这样反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相当让人不安。尤其是他的眼神，绿谷装作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就被那赤红的眼睛中的凶恶吓得浑身发凉，爆豪的眼神简直像是要把他活活吃掉，还是在没有任何引申义的情况下。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他只不过是想来做作业，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果……果然小胜刚才没有发火，是因为有更可怕的主意来对付他了吧？明明最近两人的关系有所好转了，为什么还会是这个样子？

绿谷出久在心中哀鸣着。

总……总之还是问一问吧，太在意了也根本继续不下去。

想到这里，绿谷抬起头来勉强摆出个笑容。

“那个小胜……”

“喂废久。”

两个人一起开口了。

绿谷愣了愣，眼看着爆豪“嘁”了一声，眉心紧蹙瞪着自己，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

“……怎么？”

“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英雄啊！！”

这绝对是意料之外的发展。

绿谷出久的呆滞没有结束，他完全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可面前的爆豪虽然还摆着一张臭脸，却没有任何要欺负他的意思，看起来——他好像真的只是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小胜会问这种问题？

不……也对，在小胜的眼里，自己可能一直都是那个一事无成的杂鱼Deku，想成为英雄什么的也都是痴心妄想吧。

但是小胜现在问出来了，就说明至少他已经认可自己的决心了吗？

那么，一定要慎重地回答。

“我……”

绿谷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考虑着措辞。

“我想成为的是……能帮助他人，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能笑着面对……”

爆豪眯起眼睛，这让他看起来压迫力更胜以往，但绿谷这次并没有畏缩。

“强大的——像欧鲁麦特那样的英雄。”

只有在这里他不能畏缩，也不会退让。他的个性是欧鲁麦特赋予的，是注定要奉献一切的“One For All”，拥有了这种个性的他，即使只是作为回报也必须要注视着最强英雄的道路，更别提这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

是欧鲁麦特给了他实现梦想的机会，相对的他绝对也不会让对方失望。

而且……问出这个问题的是爆豪胜己，是他最想能够理解自己的人，他的幼驯染，凡事只要想做就能做到的天赋秉异的“孩子王”。

——他的原点。

绿谷出久抿着嘴直视前方。

“这……就是我的道路。”

爆豪鲜少的没有被这对平常的他来说近乎挑衅的话激怒，他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绿谷，半晌没有说话。

再开口时，声音竟有些沙哑。

“把手拿过来。”

绿谷一瞬间犹豫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就算最近已经好转了很多，但以往被欺负的经历让他实在是不能泰然自若地把手交出去。

但是这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踌躇着看了眼爆豪的表情，发现尽管现在爆豪还没有发怒，但脸色已经随着他毫无反应的时间增长而越来越黑。而如果因为继续这样激怒对方，恐怕也逃不了被爆破的结局吧……

不管怎么选都是一个下场的话，就听他的话吧。

绿谷一边在心底祈祷着爆豪至少不要在这里闹起来，一边磨磨蹭蹭地把右手交了出去。

那只手的模样实在可说是凄惨，绿谷虽然不是特别在意，但也不喜欢让它被人注目。倒不是因为丑陋，其实不管是班里的同学还是家里的母亲，就算看到了，也相当体贴地不去提起，但他们若无其事的掩藏下，透露出的关心和担忧更让绿谷难受。

这样想来，给不会有这些顾虑的爆豪看可能还好一点吧？

一开始虽然怀抱着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但绿谷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随着右手与爆豪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心里却滋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抗拒。

手的动作顿住了，他垂下眼皮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咬住嘴唇。

不想，让小胜看见。内心的声音是如此强烈，几乎到了让绿谷想跳起来逃跑的地步。没错，这只手，最不想让小胜看见。

小胜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他所厌恶的他的加害者，而是他一大半在追逐英雄梦想的人生中，最羡慕也最憧憬的存在，他最想成为的自己。对这样的小胜，他不愿意把自己这只不堪的手交出去，不愿意把这个不像样的自己展露给所追逐的对方。

One For All的调整已经有了成效，所以再等一下，不要是现在这个还不够强大的自己。小胜最讨厌毫无斗志的不像样的家伙了，如果看到了一定会更加讨厌自己吧。再给他一点时间很快，很快他就会追上去，就能堂堂正正的——

然而爆豪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在发现绿谷的手停住后又有了退缩的趋势，爆豪心里暗骂一句，完全不容抗拒地伸出手去抓过了那只手。

噫……绿谷小幅度地颤抖了一下。

爆豪凶恶地瞪了他一眼，攥住他的手又加了把劲，差点把绿谷拖得趴在桌上。绿谷急忙用另一只手扶住被碰得摇摇欲坠的书堆，却没有挣扎的余裕了。

算了……反正小胜讨厌自己的程度可能也没有再增加的余地了吧。

绿谷低落地想。

爆豪看着绿谷的手，眼神暗了下去。近距离比远看伤势更加过分，手的形状已经发生了扭曲，手指上的伤痕甚至像是被整个砸碎又胡乱糅合在一起的泥塑。

那只手和爆豪的比起来要小一些，大概是攥起拳头来刚好能被他包住的程度。摸上去粗糙的要命，手掌心是如砂子般磨砺的，但从手腕上的皮肤可以推测，这只手原本也应该是细腻而好看的。

瞥了绿谷一眼，爆豪强行打开这只微蜷的手，伸展开来的手指可以说是修长，即使在这样的凄惨状况下，也能看出一种特殊的美感。爆豪触摸着他的指根，在与手掌的接缝处用一点劲，不大，像怕把他的手指按断一样。来回几次后，又沿着中指一路推上去，碰到骨节的时候停下来揉了揉，最后捏上他的指尖，让他圆润的指甲末端在自己的指腹压下一道印记。

这一切的行动都是没什么动机的，或者说他想这么做就是最好的理由。

这个混蛋明明想做英雄，却如此不爱护自己的手，难道以后打架要上嘴吗！？在如此愤怒的想法驱使下，爆豪狠狠扯了下那根手指，在听到对面的绿谷压低的抽气声后，又回到了刚才的触碰方式。

虽然不想承认，但这好像让他触碰到了绿谷的内心。

这个曾经无个性的废物，自从来到雄英拥有了他所说的“别人所给的”个性之后，就像溺水的人遇到了最后一根浮木，不择手段地拼命也要抓住。

有时候爆豪会觉得，绿谷是个可怕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弱小，都不遗余力地去做那些在爆豪看来不自量力到可笑的事情；无论有多少痛苦，只要是添上“为了成为英雄”的名义，他就能欣然接受完全不顾后果。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因为无能而放弃的选项，他对于英雄的追逐像是扑向烈火的飞蛾，像是狂热的殉道者。

哪怕为此而死，他也会甘之如饴吧。

从小到大，绿谷都没有变过，可能也正因如此，爆豪才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他。因为那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被超越的恐惧。

爆豪还记得第一次败给绿谷的晚上他是如何辗转反侧，最后竟在凌晨勉强的睡眠中做了个梦。

梦中他回到了童年的时候，小爆豪拉着小绿谷奔跑在公园里，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颤动着的蝶蛹。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蝶蛹，对小绿谷炫耀着自己的知识，一如既往地获得了对方钦佩又崇拜的眼神。

小小的他得意地挺着胸膛，却在下一刻破了功——蛹破了，蝴蝶破茧而出。那美丽又脆弱的生物抖了抖蝶翼，它全身泛着金属般的蓝色光泽，整个翅面犹如蔚蓝的大海上涌起朵朵白色浪花，又像湛蓝色的天空镶嵌着一串亮丽的光环。只是片刻，它就张开蝶翼，从他手中翩跹飞起，仰头看去时周身都围绕着乳白色的光环，美丽到让人颤抖。

他下意识伸手去够，它却不回头。不想它就这么离开，他连忙转头看向小绿谷，命令对方帮自己抓住。

可他愣住了。

不知何时，那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绿谷，他背对着自己，眼神完全灌注在那只蝴蝶身上，侧脸线条温柔又坚定。在他背后，灿烂阳光的映照下，爆豪竟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双宛若垂天之云的羽翼轮廓。

绿谷向那蝴蝶走去，和蝴蝶一样没有回头。

然后爆豪惊醒了，梦中的他无论怎么喊叫，也没得到半分他想要的回应。白日里失败的不甘和苦涩一股脑涌上了头，揉了揉眼，却摸到了满脸冰冷的泪水。那时他才发觉，他真正恐惧的到底是什么。

他握着的绿谷的手，不就是那皱巴巴的蝶蛹吗。

“小……小胜……”

低声的呼唤拉回了爆豪的思绪，他立起眼睛不耐地看向绿谷，却在发现对方的表情时整个人都怔住了。

那张总是带着看了就火大的表情的脸，此刻颊边竟泛着些许粉色，墨绿色的眼睛看着他，眼神里有几分迷惑和不安。

“可……可以了吗？这样很痒……”

毁坏过刚新生的皮肤是敏感的，于是感觉就越发明显。绿谷最开始怕痛，可慢慢的他发现，爆豪那种带几分力度却不够疼痛程度的触碰才更是对神经的拷问。他忍耐了很久，可当看见对方出神了一会后，就再也忍不住了。

一部分是为了脱离这种“折磨”，另一部分，则是不想看见爆豪这样的表情。

那是一点都不像他的表情，鲜少不是愤怒而是莫名的平静，在那之后，绿谷甚至读出了落寞和一点点的悲伤。

小胜是不应该露出这种表情的。

因为他是……英雄啊。

爆豪虽然回过神来，但没有立刻松手，他死死地盯着绿谷，直到绿谷小心翼翼地错开视线才哼了声。

他用手掌包过了绿谷的手指，使劲握了一握，又把那只手合拢起来，粗鲁地推开了。

“该死的……赶紧写你的作业！害我回去晚了我就揍死你！”

“啊是！”

绿谷连忙收回了手低下头，重新翻开刚才的书写了起来。直到写过半页纸，他才发觉出有什么不对。

啊……咧？

小胜这是……要和他一起回家的意思吗？

看了看烦躁地翻书的爆豪，绿谷也没胆子再去详细问清楚，只得踏下心来完成作业。他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因为两人家住得近的原因，却怎么也忽略不了，自己心里那一点点满足的欣喜。

虽然小胜做过让他讨厌的事情，但是——

果然小胜就是小胜啊。

“总算完成了呢！”

“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账书呆子才待到现在不是吗！！太阳都要下山了啊废久！！！！！”

“嘛，嘛……对不起啦……”

似乎有被绿谷的道歉安抚到，爆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再骂人，自顾自地向前走去。绿谷连忙也加快速度，跟在他背后一步距离的地方就不再往前。

刮起了风。

街道两边的樱树不知何时都开满了枝头，粉白色的花一簇簇凑在一起，那粉嫩的花瓣随着清风慢慢抖动，灿烂又娇媚。也有不少不堪清风吹拂，就纷纷扬扬的洒了漫天，跳舞似的打着旋儿。

就算是爆豪也不由得放满了脚步。

“真厉害啊，这么多的樱花，简直像下雪一样漂亮啊……”

耳边传来绿谷怎样都好的喟叹，爆豪撇过脸去本来想再损他两句，却在看到他的脸时下意识舒缓了呼吸。

夕阳中，绿谷灿烂的笑容比阳光更加刺眼，周身镶着金红色的轮廓，让爆豪想起了梦中的那只蝴蝶。飞舞的樱花似乎也只能沦为背景，他的幼驯染就是以这样强硬的姿态闯进了他铜墙铁壁般的内心。

爆豪停了下来。

“小胜？”

一片花瓣落在那墨绿色的头发上，他伸出手去。

“你——”

“……诶？”

爆豪摘下了那片花瓣却没有丢掉，反而下移了一些，把它夹在了绿谷的耳朵上。绿谷傻呆呆地看着他，半张着嘴，脸颊慢慢染上了红色，比那粉白色的花瓣更加深刻的，渗入了他的心中。

胸口涌起了一股冲动。

爆豪是从来不知道忍耐为何物的，他看着绿谷突然狠狠“嘁”了一声，就在绿谷以为他又要发神经揍人的时候——

他张开双臂，紧紧将绿谷搂在怀里。

那一瞬间，爆豪心中的空洞终于得到了填补，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才明白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的正体。

现在——应该还不算晚。

“怎怎怎——怎么了小胜？有哪里疼吗？不不不……不舒服的话说出来我们去医院看看怎么样？因为小胜总是会逞强但是那样是不行的就算小胜不愿意我我我我也会和小胜一起去的哦所所所以——”

“……闭嘴。”

“是！”

绿谷的服从一如既往，但心里却像被爆豪炸过成百上千遍一样。被……被小胜抱住了，而且还抱得很紧，所以这是什么情况？但是……小胜的肩很宽，手臂也很有力量，还能清楚地感觉到肌肉的轮廓，不愧是常年锻炼的结果，这样比起来自己还完全不够格啊——

难得在心中升起一股颓丧，但下一刻绿谷就听见了他的幼驯染这么说道。

“废久，就算你成为英雄，也不要想能把我落在身后听见没有！”

“所以——”

“回家的时候，我要拉你的手！”

根本是强盗逻辑嘛这个人！

绿谷在心里吐槽道，但却完全没有反驳的意思，也许是因为他现在眼眶发热，也许是因为他现在嗓子有些哽咽，也许是因为，他现在脸上不由自主的笑容。

把小胜落在身后什么的，他一次都没有想过哦？

因为，因为啊……

小胜问他想成为什么样的英雄时，他还是有没说完的话的。他所追求着憧憬着的英雄的道路，并不只有那些……

他想走的一直都是——有小胜和他在一起的，英雄的道路啊。

“嗯……嗯！”

绿谷终于哽咽着，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不管小胜做过怎样的事，他果然都……最喜欢小胜了。

爆豪唇角挑起了几不可见的弧度，他一手扣住绿谷的头，让这个从小都没变的爱哭鬼抵在自己肩上哭个够。

抬头望着漫天樱花，爆豪想，他可能终于能再看到那只蝴蝶了。

【胜出】绿谷的烦恼

绿谷出久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宿舍一楼已经空无一人了。

这也没办法，毕竟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明天还有课程，大家应该都去休息了。绿谷想着，就站在门口将毛巾搭在了头上，以防水滴下来弄脏地板。他墨绿色的卷发湿漉漉的，散乱下来的发梢蹭在脸上，感觉实在是不太好。

或者说，今天他的心情一直不算太明朗。

绿谷轻轻叹了口气，趿拉着拖鞋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向了摆放着沙发的公用区域。平日里这里总是围着一圈人吵吵闹闹的，因此与那些热闹形成强烈反差的现在的寂静，就让绿谷变得越发低落。

他选了其中一排沙发的最中间的位置坐了下来，整个人都有点放空。

冷气开得很足，空调出风口甚至都飘散开来一层薄薄的白雾，微小的液滴被冷风吹送出来，只飘过短短距离就无力坠下，在落地之前挥散无踪。

刚浸过热水的皮肤还腾着热气，对过低的温度敏感得很，绿谷哆嗦了一下，反射性地缩了缩身体，脑子却因此变得稍微清醒了一点。

到现在为止到底在干什么啊……

这么想着，绿谷揉了揉太阳穴，又用劲拍拍脸。

要振作起来啊我，这样下去不就是只有年龄变大，其他方面一点长进都没有了嘛。

没错，现在的时间是7月14日晚上十点。

也就是说，距离绿谷出久的十六岁生日，就只剩下了两个小时。

“哈……简直像笨蛋一样嘛……”

“绿谷，老叹气可是会让好运气跑掉哦！”

呜哇啊！！！绿谷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声惨叫，循着声音仰起头来，一张倒着的脸就这么映在了他的视网膜上，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一头红发。

“切……切岛同学！？”

“答对了，还有我也在。”

另一个人笑嘻嘻地坐在了绿谷身边，将手里拿着的汽水递了过来。

“上鸣同学？为什么这个时间还——”

出现在绿谷面前的正是他的同班同学，切岛锐儿郎和上鸣电气。

这两个人关系很好，一起出场倒不是什么稀罕事，跟绿谷的关系也比身为幼驯染的爆豪要好得多，只是这个时间点实在有些奇怪。切岛那头平常用发胶定型成刺猬的红发现在服帖的待在头上，一看就知道是洗完澡后才会有的状态，上鸣也穿着睡衣，应该也不是刚从外面回来。

切岛从沙发后绕过来，坐在绿谷的另一边，和上鸣贼笑着对视一眼，举起大拇指异口同声道：

“游戏啦游戏！”

“诶？”

“是上鸣带过来的游戏，因为超有意思所以洗完澡后就一直玩到现在，想着出来透透气再去睡觉，没想到就看见绿谷你了！”

“这样啊。”绿谷笑了起来，事情倒的确很符合这两个人的性格，他将汽水接了过来用两手握着，向上鸣点了点头，“谢谢啦，上鸣同学。”

“小事情小事情。”上鸣拍拍绿谷的肩膀后，双手交叉叠在脑后一下子靠在了沙发靠背上，舒服地抻着筋骨。“虽然这张游戏打爆了，不过我可带了不少游戏哦？下次绿谷也一起来玩吧，人多一点也比较有趣。”

绿谷低下头看看汽水，柠檬味的，算不上喜欢但也不讨厌，可他知道这是爆豪胜己最喜欢的口味。他小心翼翼地拉开拉环，嗞啦嗞啦，被压制在汽水中的二氧化碳一见有了出口，就争先恐后的从小孔里蜂拥而出，还带着股子柠檬的酸味，莫名让他想起了爆豪的坏脾气和那头柠檬黄的爆炸头。

刚刚因为被搭话而略有松懈的心情一下子又绷了起来。

切岛几乎是立刻发觉了绿谷皱起的眉头，可他也没有直接指出来，反而转到了其他的话题上，“话说回来，绿谷你又在这里做什么呢？刚才还那样叹着气。”

“哎？啊……这个……稍微，有点在意的事情吧？”

本想着适当敷衍过去的绿谷，却在下一刻被切岛完全堵死了出路。

“明明是自己的事情还要用疑问句？有烦恼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啊！赌上伙伴的名义一定帮你解决，对吧上鸣！”

“妥妥的！”

啊，被围攻了，不过某种层面上讲有些开心。

绿谷看着左右两个人投来的热切目光，觉得有些为难，一方面他不太习惯把这种对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意义的烦恼说出口，但另一方面又实在无法拒绝两人的好意。

——毕竟他中学时因为无个性的原因，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更可悲的是带头欺负他的人还是他的幼驯染。

正因如此，来到雄英后收获的每一份友情和好意他都无比珍惜。

所以，这里果然还是要老实地说出来吧。

绿谷下定了决心，“是今天的实战训练之后的事……”

其实实战训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对于在雄英受教育了一段时间的学生们来说是相当日常的事情。

对绿谷来说也是一样的。目指英雄的他，一如既往的在实战训练中为了达成目标而拼尽全力，并摸索着能控制One·for·All的力量的使用方法。虽然这么说可能有些缺少志气，但只是为了不让自己遍体鳞伤他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所以训练结束后，晕晕乎乎地走着却不小心在门口撞上爆豪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

完了。这是绿谷出久在看清受害者时候的第一个念头。就算是经过了期末考试的合作和那场自发的救援，两人的关系还是没有显著好转，这从爆豪那自打看见绿谷就越来越深的脸色中可见一斑。

道歉吧。绿谷想，毕竟他也想不到除了这个以外还能说些什么。虽然他几乎能肯定，就算他道歉，迎接他的也将是爆豪的怒火和咒骂，不过事到如今那些也能习惯了，不管怎么说他可是经受着幼驯染的暴言度过了人生大部分的时间的人哦？

虽然很可悲，不过这就是现实。

“对不起小胜！是我没好好看路——”

“别跟我搭话，让开。”

出乎意料地，爆豪并没有教训绿谷，而且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内容，和平常的他自己相比简直都可称为平和了。

他鸽血石般的眼瞳几不可察地转向绿谷又马上移开，推开已经僵硬住的绿谷，自顾自地走出了教室。

速度与一开始比起来有些微妙地加快。

然而绿谷已经顾及不到那种事情了。他愣怔着站在原地，全身的血液从因紧张而导致的沸腾，在瞬间，被冻结降至冰点。

他以为，不，他本以为在那次合作之后，爆豪会有那么一点承认他的。搭救爆豪事件后，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再好好对话，但他本以为爆豪至少会认同他的决心的——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原来小胜已经……连我的存在都不愿意承认了吗。

绿谷不由得生出这种想法。

以前的爆豪不管是对他恶语相向还是欺负打骂，都还能证明两人之间勉强还有着名为“孽缘”的脆弱牵绊。而现在，爆豪对他就像对任何一个同学一样，没有多余的恶意，也没有更多的善意，说来可笑，这让绿谷觉得两个人一同度过的那些时间都变得虚幻起来。

直到这时绿谷出久才发现，一直以来，他到底是在以多么卑微的姿态注视着自己的幼驯染。

明明他应该是讨厌一直欺负他的爆豪的，明明爆豪不再针对他应该是松了口气的，可是为什么呢？现在的绿谷心里一点都没有变轻松。他的心脏上好像压了块沉重的石头，即使勉强还能鼓动，却随时都要炸裂开来。

绿谷攥紧了拳头，他盯着爆豪离去的方向，满脑子想的都是追上去，拉住爆豪问个清楚。吵一架也好，打一架也好，他宁可这一刀来得决绝一点，哪怕被爆豪炸得破破烂烂，也比这样温水煮青蛙好。

但如果爆豪真的不愿意再看到他了……？

于是最后绿谷也只是低下头去，在心中咒骂自己的懦弱。

切岛看看上鸣，从对方眼中发现了相同的困惑与同情，很显然他们都无法完全理解绿谷的痛苦源自何处。但切岛还是努力地思索着，谨慎地措辞，绿谷在叙述烦恼时不小心流露出了在他身上相当难得一见的晦暗神情，切岛并不想给这个可怜的同学精神上再增加额外的刺激了。

“所以……你觉得爆豪讨厌你了？”

对此绿谷只报之虚弱一笑，“不对哦切岛同学，小胜他，一直不都是讨厌我的嘛。”

本想插嘴缓和一下气氛的上鸣瞬间噎住，只能一个劲地冲切岛打眼色。

——喂我说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吧！？只有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反驳的正论吧！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你何用！

切岛也没办法，只得丢给他一个鄙弃的眼神后，自己再转向绿谷。

“不那个你看……对了！爆豪他应该没想那么多，可能只是心情的原因！”

“是啊……小胜看见我就心情不好，所以不想考虑我的事情也是很正常的吧……”

为什么非要往坏的方向发展啊！？

就算顽强如切岛也不由得在心里哀嚎起来，但更可悲的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依他的哥们一向的表现来看，绿谷的猜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不不不！我可是男子汉哦？男子汉怎么能连朋友的苦恼都没法解决！

就在切岛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绿谷也看出了他的为难，颇为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他接收到了这两人想安慰他的意愿，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的，这个道理从他四岁那年整个世界就都在告诉他了。

“谢谢啦，切岛同学，上鸣同学，我已经没关系了。”绿谷这次的笑容就柔和了许多，其实在他把烦恼说出口之后，心中的郁结就真的少了。“多亏你们有听我发牢骚，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也还要上课，咱们回去休息吧。”

他刚要起身，却被上鸣一把按了回去。

“怎么——”

“等等等等！绿谷，我姑且问你个问题哦，运气好的话，这个也许就是答案。”

“诶？”

迎着一头雾水的绿谷和切岛，上鸣很快就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明天是什么日子，你有什么头绪吗？”

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让绿谷和切岛都有了一瞬间的愣怔。这之后，绿谷还只是抱歉地笑着说自己不知道，切岛则毫不留情地开口规劝。

“我说上鸣，你这样不行的啊？再未经许可使用能力的话，没准真的要被相泽老师开除的！”

“啊？我就今天实战的时候用过——喂你这混蛋！你是跟耳郎那家伙串通好铁了心要玩这个梗吗！？还有绿谷也不要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啊！！！”

“哎？”绿谷连忙摆摆手，“抱歉上鸣同学，不经意就……”

“绿谷好厉害总感觉伤口越来越深了！？”

“抱歉……”

“绿谷你别理他。”切岛抱起手来，“他得知道这可不是个开玩笑的好时候。”

“说真的我没开玩笑啊！？喂至少绿谷要相信我啊！”上鸣看到绿谷好像真的又有起身的趋势，连忙抓住绿谷的肩膀，把他牢牢压在沙发上。“最近爆豪不是经常盯着日历发呆吗？切岛你也应该看见过吧。”

“那又怎么样？这跟明天有什么关系？”

“其实啊……前几天我有不小心看到，爆豪他在15号上画了个圈哦？不光是圈，还用红笔重重打了好几个叉，把数字都涂掉了啊。而且，他不也是最近越来越焦躁吗？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个的原因啰。”

迁怒吗……

绿谷想了想然后觉得——这还真是爆豪做得出来的事。

嗯嗯，一旁的切岛已经坦率地点起头来了。虽然这个理由能解释的通，也能让绿谷觉得好受点，可最终还是有个最大的问题被放置了。

15号是什么日子？

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能让一向坚持自己步调的爆豪受影响？

上鸣见两个人都认同了，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傻瓜般的灿烂笑容，毫无顾忌地继续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虽然我有猜过是不是爱犬的忌日之类的啦……”

切岛几乎是马上惨叫出声，“不不不那可是爆豪哦？那个爆豪哦？仔细想想你这个与其说是离谱，不如说是有点恶心的感觉！？”

“小胜没有养过狗这点我还是知道的哦，而且切岛同学吐槽的也稍微有点过了吧，虽然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绿谷苦笑着挠着脸，却没防备剩下两人突然同时把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他下意识地畏缩了一下，但好歹也分辨除了其中并没有恶意，只是依然有些不自在，因为两人的神色实在有些诡异。

“怎……怎么了？”

“我以前就这么觉得了，绿谷你果然是个厉害的人啊！”切岛笑了起来，不知为何，那个笑容显得有些欣慰，“你看——虽然爆豪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对他一次负面评价也没有过，这不是很男子汉吗？”

“对对，就是这点很奇妙。”上鸣也认真地附和着。

被称赞了，还是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方面。

绿谷的脸嘭地烧红了。他抬起手来搓了搓热度上升的脸，放弃了似的叹了口气。被别人说了他也没办法反驳，谁让被一直欺负自己的人无视而消沉的人也是他自己呢？

“因为，小胜的确是个很厉害的人啊。”

他叹息着说，从墨绿色的瞳孔中映出了柔和的灯光。

“虽然是我自说自话，就算是现在这样，他也是我一直都——憧憬着的人呐。”

上鸣呆然片刻后，大叫出声，“啊——可恶！爆豪那个家伙，我也想要个这样的幼驯染啊！”

“声音太大了！不过真的很让人羡慕！”

啊哈哈，绿谷只能笑着，根本找不出能回应的话。

不管是切岛还是上鸣，两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打气吧，或许本人没什么意识，但绿谷却对此相当感激。

心情真正轻松了起来。

三人愉快的交谈着，墙壁上挂着的时钟分针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圈，时间也逼近了零点。能以这种心情结束今天，迎来新的一岁，不得不说真是幸运。

“对了！”

切岛明朗的声音唤回了绿谷的注意，“说到明天，不就是绿谷的生日了吗！”

“诶？”

“绿谷对爆豪来说也是特别的吧，所以，要是因为这个也很有可能吧？”

“什——”

“切岛你是困糊涂了吧？好啦好啦，也这个时间了，也该回去睡觉了。”

上鸣兴致缺缺地摆摆手，倒是真的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在切岛反唇相讥之前冲绿谷眨了眨眼笑了起来。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啰，绿谷。晚安。”

“上鸣你这家伙别跑——绿谷，生日快乐，如果再有烦心事就再来找我吧！晚安啦！”

“——谢谢，切岛同学，上鸣同学，晚安！”

看着两人打打闹闹地离开了视线后，绿谷坐在沙发上闭上了眼。

他向自己询问：事到如今，如果爆豪对自己的态度变了，他的心情也会有改变吗？

答案，是否定的呢。

被欺负了也好，被排斥了也好，被无视了也好，爆豪都是他不可替代的特别的存在。视线会追逐着他，也已经成为了身体的本能反应。那么更多的烦恼也只是庸人自扰了吧。

“那么，我也去睡吧。”

“——喂废久不许动。”

从背后，传来了静静的，熟悉的声音。

绿谷僵在沙发上，不敢回头，也不敢出声。

那样的战战兢兢，好像是怕惊醒了一个难得的美梦一样。左胸中充斥着莫名的昂扬感，他好像预料到了什么，但也完全说不清楚。

一双手从后面固定住了他的头，动作一点都不温柔，却也不像平常揍他那样粗鲁。只是其中透露出来的不容违抗的意味一如既往。

炽热的呼吸凑近了耳畔。

“咚——”

时钟敲响了零点。

“生日快乐，白痴出久。”